

# 夏洛之网留下另一世界声音与词语的路径

——读怀特《夏洛的网》

马 力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 语言和文字在《夏洛的网》中, 无论对于它的受众来说, 还是对于信息发出者而言, 都非单纯的书写工具, 而是主体。它既是人与万物交流的媒介, 又制约着他们的思维, 塑造他们的灵魂。万物与人的对话将改变世界, 对人类认识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它打破了语言和文字惟人类能有, 而其他动物不能有的僵化思维模式, 也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从而促使人类重新思索自己与自然万物的关系, 以期达到二者的和谐。

**关键词:** 儿童文学; 夏洛的网; 语言文字; 主体重塑; 生命哲学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8) 01-0010-04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1.002

## The Voices and Words from the other World Left by Charlotte's Web

——On *Charlotte's Web* by White

MA 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110034)

**Abstract:** Language and words in *Charlotte's Web* are the subjects instead of the pure tools of writing for both its readers and writer. As the media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whole world, language restricts human's thoughts and constructs their spirits. The communication plays an inestimable role for changing the world and developing human's cognition. It breaks both the rigid thinking models in which language and words can only be owned by man and the anthropocentrism. Therefore, humans are pushed to rethink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Charlotte's Web*; language and words; remodeling of subjects; philosophy of life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自己是语言文字的主人, 对它享有专利。但《夏洛的网》却敞开一个动物和昆虫开口说话、利用人类的文字与人类对话的世界。倘若仅仅把这一现象当作童话的拟人手法来认识显然不够, 它还有更深层的语言学、生命哲学等方面的价值, 有待我们去发现。

### 一、众声喧哗背后言说主体的转移

《夏洛的网》展现的主要是以查克曼农场谷仓为中心的家畜家禽世界,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社

交场所”。动物和昆虫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倾诉个体心声, 表达群体意志, 言语成为他们的存在方式之一。比如刚被卖到查克曼农场的小猪威伯很寂寞, 他说: “我还不到两个月大, 可是我已经对生活厌倦了”。“你的毛病, 毛病, 就出在这儿, 我的朋友, 朋友”, 鹅不赞成他的说法, 并告诉他只要掀开猪栏上那块松动的板, 就能获得自由。“我喜欢自由”, 小猪受到鹅的启示便开始行动, 果然顷刻之间便呼吸到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这让他感到振奋, “你说我上哪儿去?” 小猪接着问。“到果园去, ……把所有

收稿日期: 2017-05-08

作者简介: 马力 (1950—), 女, 辽宁凤城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的东西都翻起来。……到处跑！舞呀，蹈呀，跳呀！蹦呀！穿过果园，到树林里散步去！年轻人，世界充满了神奇呢！”<sup>[1]16</sup>鹅的点子可真多。威伯开始在猪栏外尽情地“跳”“转”“跑”“停”“望”“嗅”“走”，以便领略外面世界的“神奇”，结果不但引起谷仓其他居民的注意，还惊动了农场的人。威伯正在发愣，母鹅忙说：“跑、跑、跑下山，到树林去，树林去！在树林里，他们一辈子捉不到你。”可是经验丰富的查克曼家人、农场工人蓝伟以及长毛狗很快包围了威伯，“母鹅掌握着形势，开始发号施令：‘别尽在那儿站着，威伯，躲呀！逃呀！’牛也加入进来，大喊：‘跑下山去！’‘跑到我这儿来！’公鹅叫着。‘跑上山去！’羊喊着。‘转圈呀！绕着跑！’母鹅嚷着。‘跳呀！舞呀！’公鸡说。‘当心蓝伟！’牛招呼着”。这种紧张热烈的场面威伯从来没见过，一时不知听谁指挥才好。这时查克曼先生拎着食料桶走来，威伯一见到好吃的东西，便把一切置之脑后，径直跟着食料桶走回猪栏，蓝伟赶忙钉好掉下来的猪栏木板，一场出逃风波就此平息。倘若我们在这场猪、人角斗中不论孰输孰赢，那么剩下来值得注意的便是至今萦绕耳旁的众声喧哗。一时间谷仓居民全体总动员，发出那么急切的声音，一不为自己求生，二不为自己求偶，而是为他们中的一个伙伴争取自由。它表明家畜家禽虽被人类驯养了成千上万年，但骨子里永远藏着自由的梦想。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会付诸实施，而且一呼百应。真正把他们凝聚成命运共同体的力量就是语言交流。众声喧哗则是对家畜家禽语言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

表现谷仓居民众声喧哗场面的还有“开会”一章。夏洛为找到网上织字的合适词语，召开谷仓居民大会。她说：“谁要是有什么新念头、新标语，我很愿意听进去。”谁都知道夏洛此举是为了救小猪的命，所以无不热烈响应，积极献计献策。小羊说：“特等好猪，怎么样？”夏洛答道：“不好，特像拍卖猪肉。”母鹅又道：“杰、杰、杰出怎么样？”夏洛说：“只说一个‘杰’字岂不更好？我想杰出很可能打动查克曼”。公鹅接着说：“我想，‘杰’是木、木、木字底下四个点。‘出’是两个山、山、山字。”“你以为我是要把戏吗？”夏洛厌恶地说。“把这么些‘木’和‘山’写到网上，非要有奇才不可！”“对、对、对不起”，公鹅说。于是最年长

的老羊开口了：“夏洛如果要人帮忙找资料，她该找我们的朋友谈波顿。老鼠经常到垃圾堆去，那里总有旧杂志的”。“意见很好，可是我不知道谈波顿愿不愿意帮忙。你知道他的为人——只管自己，不顾别人。”夏洛说道。老羊自信地说：“我保证他会帮忙。我向他的低级本能进攻……”<sup>[1]83</sup>。老羊依计行事，谈波顿果然答应帮忙。此次会议主题重大，营救方案具体并得到落实，开得有声有色，圆满成功。它再次显示了谷仓居民的言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智慧。透过来自不同方向的只言片语，每个言说主体的口头表达特点、言说能力、语气、神态、人生阅历、学识修养、性格及其相互关系无不得到生动的体现，成为文中塑造性格与展开情节最精彩的桥段。

这两大言说场面描写的语言学意义在于，它显示了在人类近旁家畜家禽的声音无处不在，他们先声夺人，以压倒性优势的言说取代了人类的“喋喋不休”，成为言说的主体。解构了人类的话语霸权，恢复了另一世界众声喧哗的原貌，它标志着万物与人类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

## 二、透过倾听反派声音发现人性的“善”

与言说紧密相连的是倾听，倾听是认知之本。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倾听总是有选择的。选择善的、美的声音，排斥恶的丑的声音。但《夏洛的网》除了表现善美之音而外，也不吝笔墨描绘反派的声音，比如谈波顿的声音。目的除了反衬、凸显正面声音之外，它还有独立倾听的价值。谈波顿的话语大致分三类：

一是恶言恶语。比如“开会”一章，谈波顿一开口就伤及威伯，他说：“让他送命，我才不在乎。”这种恶言恶语只消一句就能刻画出他自私、冷酷的灵魂。他对别人不义，别人对他也无情。当他向母鹅要孵不出小鸡的臭鸭蛋时，立即遭到母鹅的奚落、挖苦和公鹅的“警告”。只有夏洛没随声附和，而是说：“老鼠毕竟是老鼠，可是我的朋友，假如那只臭蛋有一天破了，这个仓房就……臭不可耐。”夏洛此言无非要提醒大家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但狡猾的谈波顿却趁机要挽回自己的面子，他说：“我不会打破，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这种东西我常经手。”后来打破臭蛋的果然不是谈波顿，而是男孩阿汶。他为捉夏洛不小心脚下一滑碰破了臭蛋。谷仓

顿时臭气熏天,阿汶因为跌跤闯祸便不再想捉夏洛了。一枚臭蛋竟能救夏洛一命,让谷仓居民既意外又高兴。谈波顿因为失去心爱的蛋,当然心里不快活,可见大家的情绪都不错,便竭力掩饰自己的不快,还“忍不住要夸口。‘收藏总是有用的,’他用粗暴的声音说:‘一只老鼠从来不知道及时需要什么,所以我永远不扔掉任何东西’”。<sup>[1]71</sup>谈波顿的话表明他虽自私、冷酷、虚伪,但并不愚蠢。

二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的话语。比如他几次帮夏洛找好的词语,都要先确定它会因此获得物质回报:能吃威伯的剩饭;或者威伯的饭干脆让他先吃;或者到集市上能吃到“大餐”。即便如此,他付诸行动时仍免不了抱怨。尤其是当夏洛不满意他找来的字,让他重找的时候,他不是“显出厌恶的神色”,便是说:“你把我当作什么啦?小听差?我才不想把时间都花在跑垃圾堆找广告上呢!”可是抱怨之后,他不是“偷偷地溜回废物堆,不一会儿带回一条布片”,就是主动提出建议:“我告诉你怎么办,我知道木材间里有一盒肥皂粉,上面有字。我给你带一片封皮回来。”结果在他一而再、再而三带回的“布片”或一小块“封皮”纸上,夏洛果然找到了合适的词语。谈波顿的言行表明,他利欲熏心,斤斤计较,但助人之心尚未泯灭。他虽然是个反派,心胸狭隘,但他并非敌人,也非十恶不赦。

三是善言善语。老鼠能说出讨人喜欢的话,一般作家不会这么写,许多读者也会因不喜欢老鼠,而对此充耳不闻。然而怀特却不然,他就这么写出来了,我们不妨仔细研读一下。比如威伯问他:“喂,谈波顿!有没有一小截绳子借给我?我要用它织网。”谈波顿爽快地回答:“当然有,我收集绳子。不要客气,助人为快乐之本。”说罢他不仅找来绳子,还按威伯的要求把绳子的一头系在他的尾巴上。“借绳”情节表明,无论谈波顿此前有多少坏前科,但此时此地的他就是一只助人为乐的老鼠。这一次他没有索要任何物质回报,表明他还心存善念。这一点善念在威伯晕倒在领奖台上的时刻再次闪光。那一刻与会者都为威伯捏一把汗,评委们也担心不能给站着的他授奖。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这时谈波顿悄悄露出头来,“注意到威伯的尾巴就在近处,便咧嘴笑了。‘我来包办这一案’他嗤嗤地笑着说。他把威伯的尾巴放进嘴里,拼命咬了一下。疼痛唤醒了威伯,转眼间他已站

立起来”。<sup>[1]148</sup>谈波顿这一“咬”圆了威伯的获奖梦,让在场观众都很开心。紧要关头他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尽管那声音很小,只是说给自己听的,但因其中不掺半点私心杂念而格外动听。此举标志着谈波顿的善念正在扩大。

可惜没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善于倾听,一直用刻板的眼光看谈波顿。比如蓝伟闻到谷仓的臭气,第一反应就是:“老鼠!我该知道老鼠会在食槽下做窝,我真讨厌老鼠!”蓝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藏了臭蛋,但并没打破它,倘若让他担负全部罪名岂不冤枉?可谈波顿向谁诉冤?又有哪个家畜家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呢?当威伯领到青铜奖章、查克曼先生拿到奖金时,所有的掌声都为他们响起,有谁知道并记得这里还有一只老鼠的功劳,也该为他喝彩呢?难怪谈波顿要抱怨:“我发现你一有麻烦就来找我。可是我还没听说过有人为我而心碎。哦,从来没有。谁担心老谈波顿的死活?”怀特写出一个反派人物内心的闪光点,为他鸣不平,目的就是告诉读者,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动物,绝对的好与坏是不存在的。哪怕他是一个有缺点、有毛病的反派人物,心中也会有善念。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只要环境适宜,人性善的一面就能重生。这就是他们存在的理由。要紧的是我们不能用刻板的眼光把人看死。怀特写出了一只并非脸谱化的老鼠形象,是他的智慧所在,是《夏洛的网》的经典性品质所在。它表现了作家深厚博大的慈悲情怀。

### 三、声音、词语的主体塑造功能

威伯因获奖逃脱被杀的魔咒,得以颐养天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夏洛透过织在网上的词语与人类“对话”的结果。“对话”使双方形成一种相互说服的关系。成功的对话能使双方在某一认知观点上达到统一。

夏洛与人类的对话,改变了人类认为自己独有语言的僵化思维定式。在夏洛织字的奇迹出现之前,猪在人类的思维中是低等动物,认为人类养猪吃肉乃天经地义之事。可是当夏洛陆续在网上织出“宣传威伯的高贵品德”的词语以后,人类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比如大赛评委们给威伯的颁奖词是:“这是一口‘好猪’”!“真正‘杰出’”!“看他的容光多么焕发!记得那天‘光焕’二字出现在网上吗?”<sup>[1]146</sup>由低等动物

到“神猪”，再到承认威伯有“杰出”“光焕”和“谦虚”的品质的这一过程，表明人类中心主义正在悄然地转变。颁奖词对威伯高尚品质的肯定，表明人类已被夏洛说服，她用织在蛛网中人类的文字重塑了当下人类的动物观。

对话中的说服总是双向的。比如夏洛的生命观也参照人类的生命价值观重写。毋庸置疑，夏洛是通过各种渠道发出重要声音的主体，但作家并没有把她神化，她同样是一个成长中的人物。她之所以聪明，是因为她善于做头朝下脚朝上的独立沉思。正是思考让她变得智慧，能想出以网上织字的形式来“捉弄”人的法子。但在网上织字并非她的本能，需要她付出极大的艰辛和努力。至于在网上织什么样的字，更非她一己之力，而是谷仓居民群策群力的结晶。有时为了弄清人类词语的涵义，她要到实践中去找感觉。在她织“光焕”之前，就对威伯说：“跑跑看，我要看你行动，决定是否光洁”。她指挥威伯“跑回来”“跳起来”“膝盖伸直”“耳朵着地”“倒翻身，带半转身”。她看过之后说：“我不知道威伯的行动是否光洁，但很有趣。”夏洛的言行表明，她并非生而知之的天才，她的才智是在实践中慢慢增长的。在拯救威伯的过程中，她对生命的意义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她对威伯说：“生命本身是什么呢？我们生下来，活一阵子，然后去世。一个蜘蛛一生织网捕食，生活不免有些不雅。通过帮助你，也许使我的生活变得高尚些。天知道，任何人的生活都能增加一点意义。”正是通过网上织字的实践，夏洛不仅成了织网的“奇才”，而且“增加”了自我的人生价值。

体现词语塑造功能最明显的莫过于威伯。威伯最初的苦闷和出逃的失败，表明他对生命的意义一无所知。他不耐寂寞，惧怕死亡，想抗争命运又无法抗拒欲望的诱惑，表明他不过是个“自在”之物。然有了夏洛的教诲，他不仅获得了“永不匆忙”“永不担忧”的淡定心态，朝着健康、优美的方向“充实”自己的肉体，还在道德品质上不断攀升。夏洛每在网上织出一个新词，就为威伯提升心灵境界指明新的方向：“这是忙碌的一天，也是他变成‘杰出’的第一天。下午，成打的人来参观他的猪圈，他必须站着，摆出他认为最杰出的姿势”，“尽量让自己‘杰出’”；“夏洛已经写了‘光焕’，

而威伯在金黄色的阳光下，看上去也真是容光焕发。……看上去光焕并不简单，但威伯下了决心，一定要做到。他把头微微一侧，眨着长睫毛。然后他深深地吸一口气，等到观众看腻了，他就跳到半空。”他的努力令观众满意，也让“威伯觉得很快乐，充满自信”；在比赛来临的时候，夏洛织了“谦虚”二字，他又努力做到谦虚，一位女士看到了说：“他也很谦虚。”道德上的刻苦修炼使威伯变得气质不凡。在比赛现场，尽管他遇到一个大块头的对手，但夏洛却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他的品格不高，俗不可耐。他还说些并不可笑的笑话。此外，他一点没有你干净，也没有你的愉快性格。”威伯以他匀称、干净的体态，特别是出众的气质赢得观众和评委们的一致认可，最终荣获“特种奖”。

成功后的威伯对夏洛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对夏洛说：“你救了我，夏洛”，“我情愿为你牺牲生命”。此时的威伯既懂得生命的意义以及如何与命运抗争，又懂得感恩，这一切表明他已经脱离了生命的自在状态，变成一个“自为”的主体。

《夏洛的网》是一篇以语言和词语为材料创造奇迹的故事。在此语言和词汇不仅是书写工具，更重要的是主体，无论是文中声音与词语的受众，还是信息的发出者都成了被语言和词语塑造的客体。语言和文字一旦被人类创造出来便进入永恒，与它相比，任何人类及动物的个体都不过是生命有限的过客。人类一旦创造了语言和文字，既获得了表达的便利，又会反过来受其制约。人们沿着语言和词语的方向去思维，同时语言和词语的边界就是思维的边界。然而《夏洛的网》的价值却在于，它把语言和词语交流的边界延展了，由人类扩展到整个动物界，在童话中语言文字最优秀的运用者不是人类，而是昆虫和家禽。它将引发的改变将不止在语言文字领域，还有生命哲学等更深广的领域，人类不再是万物的灵长，地球也不光属于人类，而是万物共同的家园。动物和人开始对话的时刻，就是万物平等、“万物荣耀”来临的时刻。《夏洛的网》中所展现的一切，正是人类和世界明天的图景。

#### 〔参考文献〕

- 〔1〕怀特. 夏洛的网〔M〕. 康馨,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